



OSID

## 从传记书名说起

——试论《那无赖弗瑞诺：有关文学如何失败的研究》的反讽

曹良成

(阜阳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37)

**摘要:**刘易斯·利里撰写的《那无赖弗瑞诺：有关文学如何失败的研究》在传记书名和序言中把美国革命诗人弗瑞诺定性为文学失败者,可是在传记文本中却替弗瑞诺的失败进行辩护,甚至认同并赞美弗瑞诺的诗歌。该传记书名、序言与文本在传记结构上自相矛盾,前后反差较大,形成了反讽;而传记文本本身也存在许多悖论,文本中的“失败”字眼并不失败。

**关键词:**刘易斯·利里;《那无赖弗瑞诺：有关文学如何失败的研究》;反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1)02-0063-06

在六部弗瑞诺传记中,刘易斯·利里(Lewis Leary)的《那无赖弗瑞诺：有关文学如何失败的研究》(*That Rascal Freneau: A Study in Literary Failure*)<sup>[1]</sup>被美国文学界乃至美国新闻界公认为弗瑞诺的“标准传记”<sup>[2-3]</sup>。从传记篇幅来看,这部传记是一部长篇传记;从传主身份来看,这是一部诗人传记,以美国革命诗人菲利普·弗瑞诺为传主的传记;从传记性质来看,它既可以视为文学传记,又可以看作学术传记,是利里在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博士学位专著。该传记出版后,激发了当时的美国文学界以美国早期文学为内容的研究热情。

传记作者刘易斯·利里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又在大学从事美国文学工作,是美国文学传记家、美国文学研究专家。他曾经发表过一些英语诗作,担任过《美国文学》期刊的执行主编,也指导过期刊《美国早期文学》<sup>[4]</sup>215-219。作为以美国革命诗人菲利普·弗瑞诺为传主的权威传记,这部传记的书名《那无赖弗瑞诺：有关文学如何失败的研究》却显得比较另类,传记作者似乎并不认同弗瑞诺的诗名,甚至不认同其人格。因此,本文将从该传记的书名说起,进一步分析其传文话语和传记文本,试图阐述其中的种种反讽。

### 一、传记书名：反讽之一

针对六部弗瑞诺传记,对比一下传记书名,不难发现利里这部传记的引人注目之处。在六部传记中,鲍登(Bowden)撰写的书名最直白、简单,直接以弗瑞诺的全称命名为《菲利普·弗瑞诺》(*Philip Freneau*)<sup>[5]</sup>。在传记书名中,这种命名方式是最常见的,通常以《某某传》的格式出现,书名无褒贬之意,以表明传记作者客观、中立的态度。奥斯汀(Austin)撰写的《美国革命诗人菲利普·弗瑞诺：时代史与生平》(*Philip Freneau, the Poet of the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His Life and Times*)<sup>[6]</sup>在书名中指明了传主的主要社会身份——美国革命诗人,并点明了传记的一般内容:历史背景和人物生平。该书名也比较中立,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还有一些中立的传记在书名中不仅写入一种主要社会身份,还囊括了其他社会身份,比如马什(Marsh)撰写的《菲利普·弗瑞诺：诗人与报人》(*Philip Freneau: Poet and Journalist*)<sup>[7]</sup>。有些传记在书名中只是客观反映传主生平中某一方面的经历,比如福曼(Forman)撰写的《菲利普·弗瑞诺的政治活动》(*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Philip Freneau*)<sup>[8]</sup>。至于阿克塞尔拉德(Axelrad)撰写的《菲利普·弗瑞诺：民主战士》

收稿日期:2020-07-16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菲利普·弗瑞诺传记比较研究”(SK2016A0685)

作者简介:曹良成,讲师,研究方向:英语传记文学、英语诗歌、大学英语教学等。

(Philip Freneau: *Champion of Democracy*)<sup>[9]</sup>,则多多少少表露了传记作者个人的主观评价——弗瑞诺是一位为民主而奋斗的战士。

与以上五部传记的书名相比,利里这部标准传记《那无赖弗瑞诺:有关文学如何失败的研究》的书名则与众不同,该书名的格式为“历史事件+作者评价”。书名前半部分“那无赖弗瑞诺”(“That Rascal Freneau”)出自美国国父华盛顿之口。美国建国之后,围绕着如何建设国家的党派之争愈演愈烈,弗瑞诺创办的报纸《国民公报》(*The National Gazette*)又给党争之火添加了一桶油,使时任总统华盛顿颇为恼火,在美国内阁会议上抱怨“那无赖弗瑞诺”。书名后半部分“有关文学如何失败的研究”则似乎是传记作者利里针对这位诗人文学事业的定性评价。该书名中出现的负面字眼“无赖”和“失败”,似乎暗示这部传记是一部“排异性传记”<sup>[10]131</sup>。然而,我们不得不怀疑该书名的真正用意,对于利里这样一位在美国文学界德高望重的文学专家来说,如果弗瑞诺及其文学真的如此不堪,那他还有必要选择弗瑞诺来做传吗?

事实上,这一书名也引起了很多异议,很多评论者皆不认同这个书名。针对该书名,Hornberger 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利里用以评判弗瑞诺在文学上失败的理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把“文人放在政治活动中来评判一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sup>[11]229</sup>。“在弗瑞诺所生活的 18 世纪最后二十年,纯文学、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而“弗瑞诺在如何把政治活动与文学艺术结合方面所遭遇到的困难也是非常典型的”<sup>[11]229</sup>。Clark 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利里“有关弗瑞诺在文学上失败的观点也许在某些时候有所夸张,毕竟,弗瑞诺的失败是相对而言的”<sup>[12]82-83</sup>。因此,书名使用“失败”一词是不够恰当的。Ellis 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异议,“一部权威传记使用华盛顿在脾气很糟糕的时候随口说出的短语作为书名,还不断突出弗瑞诺那些相对较差的政治诗,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人们也许会围绕着‘一项有关文学如何失败的研究’这个副标题争吵不休的”<sup>[13]773</sup>。他还认为,尽管诗人因为没有完成生活中的主要目标而感到失望,尽管诗人的政治参与使他在有生之年无法得到应有的承认,然而他确实“是美国历史最初 200 年中最重要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不乏 10 多首十分出色的诗歌。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弗瑞诺并非永远的失败”<sup>[13]773</sup>。换句话说,利里的书名以偏概全,有失公

允与客观,容易误导读者。Hubbell 同样认为这个书名会误导读者,他希望“书名中的副标题‘一项有关文学如何失败的研究’不会让读者误解为弗瑞诺的‘失败’是彻底的”<sup>[14]268</sup>。“弗瑞诺当然不是无赖,一些读者针对作者和出版商共同确定的这个书名表示了反感”<sup>[14]268</sup>。Hubbell 继续替弗瑞诺辩护并给出很高的评价,“任何诗人如果能写出以《印第安人墓地》和《野忍冬花》为代表的许多优秀抒情诗,都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种失败”<sup>[14]268</sup>;弗瑞诺“比之前任何诗人都要优秀,他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他是当之无愧的‘美国诗歌之父’”<sup>[14]268</sup>。Bradley 也不认同利里的书名,他认为,书名前半部分“那无赖弗瑞诺”是华盛顿一时生气随口说出的,而后半部分的“副标题也完全不准确”<sup>[15]123</sup>。

尽管大家都不认同这个书名,但利里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个书名。杨正润认为,“大多数传记家对传主是称赞和认同的,他们对传主的选择有一种无意识的、内在的原因”<sup>[16]167</sup>。Winslow 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对于笔下的传主来说,大多数传记作家不可能是完全冷漠的。”<sup>[17]64</sup>作为一位博学多才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利里面对众多的美国诗人而选择其中的革命诗人弗瑞诺作为自己的传主,面对传主不可能是完全冷漠的。“传记家可以通过传主的选择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sup>[16]149</sup>选择了弗瑞诺,这说明利里还是认同弗瑞诺的。既然认同了弗瑞诺,那为什么还选择这样一些负面字眼来安排传记书名呢?既然认同了弗瑞诺,那传记文本应该不会涉及太多“失败”的字眼吧,毕竟,“失败”一词如同前述专家所述,与事实也不太相符。也许利里的称赞和认同是潜意识的,传记书名与传记内容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反讽。什么是反讽?透过传记书名的选择,可以挖掘出哪些也许利里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反讽呢?

Abrams 从“反讽(irony)”一词的起源说起,认为现代文学批评视野中的反讽“仍然保留了隐藏真实情况这一深层含义,其目的不是欺骗,而是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或艺术效果”<sup>[18]135</sup>。他非常详尽地列举了不同形式的反讽,比如言语反讽(verbal irony)、结构反讽(structural irony)、稳定反讽(stable irony)、不稳定反讽(unstable irony)、讽刺(sarcasm)、苏格拉底式反讽(Socratic irony)、戏剧反讽(dramatic irony)、悲剧反讽(tragic irony)、情境反讽(cosmic Irony)、浪漫反讽(romantic irony)等。Brooks 作为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更加明确地定义了“反讽”一词。反讽

“是期待的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反差,是字面意思与真实意思之间的对比”<sup>[19]115</sup>,这种反差或对比会产生一种反讽效果。与反讽密切相关的还有含蓄(understatement)和悖论(paradox)等修辞<sup>[19]115</sup>。

利里这部传记的传主美国革命诗人菲利普·弗瑞诺是一位反讽大师,经常在诗歌和杂文中运用反讽这一文学技巧,在其创办的《国民公报》上同政治对手辩论时把这一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说当时是否还有别的出版物取得过如此巨大的成功”<sup>[3]74</sup>。利里研究传主弗瑞诺,难免会受其影响,在传记书名中,他有可能也潜移默化地运用了反讽。“无赖”和“失败”也许不是他的真意,“那无赖弗瑞诺”只是让人们记起那段政治历史,而“失败”的印象也许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无赖”与“失败”的表面含义与真实用意不一致,与人们的期待不一致,也与传记内容不一致,从而造成了反讽的效果。Bradley指出了该书名的反讽之处,该书名“不幸地暗示,利里已经让他的传主出名或者感性地运用了传记材料”<sup>[15]123</sup>,但是这本传记并没有如同书名那样任性,而是“一本诚实的、翔实的、有用的书。这本传记文笔流畅,文献资料充分可靠,归纳概括有理有据”<sup>[15]123</sup>。接着他直接点明“正话反说”这一言语反讽的精华,“从时代背景的视角来看,他的一生和人格如此成功地得到了彰显,除非是正话反说,否则无法把弗瑞诺与失败的形象联系起来”<sup>[15]123</sup>。

美国国父华盛顿是一位历史名人,而美国革命诗人菲利普·弗瑞诺却常常在美国历史上被轻视。事实上,利里是非常倾慕弗瑞诺的才华的,他认为,“像弗瑞诺一样的早期作家都是具有超凡智慧的人,弗瑞诺不会仅仅因为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认为弗瑞诺是一位只会写下等调子诗的作家等似是而非的言论而遭到无视的”<sup>[4]217</sup>。利里的真实意图也许是想通过华盛顿的这个口头牢骚“那无赖弗瑞诺”让人们回忆起那段历史,通过名人华盛顿而记住弗瑞诺,但是这个口头牢骚的字面意义是负面的。当然,利里也有可能是从那段政治历史中为“失败”找到根据,从而得出结论:弗瑞诺因为参与了政治,从而导致文学上的“失败”。但是这个“失败”如同前述专家认为的,是片面的,与事实是不相符的。真实意图与负面表意之间的矛盾必然造成反讽的效果,使很多专家学者颇感困惑。因此,笔者认为,传记书名如果修改为《拯救宪法的弗瑞诺》,则传记书名与传记内容就能达

成一致,不至于陷入啼笑皆非的泥淖,不过,这样中规中矩的书名是否还能吸引众多关注,就不得而知了。

## 二、传记话语:反讽之二

传记话语除书名外,还包括目录、序言、开场、终场和附录等。传记中的书写主体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不能移情,而是通过“塑造和叙述来构建传记”<sup>[20]72</sup>。传记家往往通过材料的重组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传记家所选择的材料、使用材料的方法和解释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主在文本中的形象”<sup>[16]155</sup>。为了塑造弗瑞诺在文学上失败的形象,利里在传记构思上是有所选择的,但这种构思最终失败了,从而营造出一种反讽的局面。

在目录章节的设计上,利里主要按照时间顺序以先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传主“不同时期的编辑工作”<sup>[12]82</sup>为主线来组织章节。该传记一共十二章:第一章介绍弗瑞诺家族(“The Freneaus”),第二、三、四章标题反映了弗瑞诺学习与成长的历史背景,即“普林斯顿”(“Princeton”)、“美国自由”(“American Liberty”)和“美国独立”(“American Independence”),第六章“弗瑞诺船长”(“Captain Freneau”)主要涉及弗瑞诺的出海经历。第五、七、八、十章都是以弗瑞诺经营过的报纸命名的,分别为《自由人日报》(The Freeman's Journal)、《每日广告报》(The Daily Advertiser)、《国民公报》(The National Gazette)、《時計报》(The Time-Piece)等。第九章“乡村印刷工”(“The Country Printer”)表面上还是以新闻人的身份命名,记述弗瑞诺回到家乡蒙默斯县创办报纸的经历。在全部章节中,只有最后两章说出了弗瑞诺的作家身份:第十一章“Slender Redivivus”告诉我们,弗瑞诺创作的笔名“Robert Slender”再次出现在报刊上;最后一章“The Veteran Poet”清楚明白地指出弗瑞诺的诗人身份,而且还是一位“老兵诗人”。从整个目录章节的布局来看,利里意在凸显弗瑞诺报人的身份,淡化其诗人身份,从而折射出书名所体现的观点:弗瑞诺在诗歌文学上是失败的。然而,这一布局本身存在悖论:报纸虽然属于新闻行业,但发表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新闻信息,还包括文学作品等其他形式。事实上,弗瑞诺很多诗作都是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的。“弗瑞诺船长”这一称呼是因为弗瑞诺出海后创作了大量与海有关的诗作后才为世人所知的,利里借用该称呼作为章节标题,暗示了弗瑞诺的诗人身份。而第九章标题“乡村印

刷工”来自弗瑞诺早年在《国民公告》上发表的一首诗《乡村印刷工》。第十二章标题“老兵诗人”，除说明“与新诗人相比，诗人弗瑞诺已老”这一层意思外，“veteran”一词还隐含着“经验丰富”的意思，诗人表面上“失败”了，事实上却硕果累累。该标题“The Veteran Poet”取自当时一位比较谦卑的评论家的评论诗“Nor let that ‘veteran poet’ be forgot”，利里还是希望弗瑞诺不要被后人遗忘，因为他是一位为自由战斗不息的老兵诗人。第三、第四章标题涉及美国的政治，但与政治挂钩的文学未必是失败的，为“美国自由”和“美国独立”而创作的诗歌具有特殊的价值。因而，Elliott 认为弗瑞诺是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共诗人”<sup>[2]132</sup>。

在该传记的序言中，利里致谢的对象只提到了 Marsh，并未囊括所有的弗瑞诺研究前人，尤其是 Pattee，在文末附录中也没有单独列出前人的研究成果。如果在文末附录中突出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必然会否定利里的传记立场，因为前人基本上持有与利里相反的观点，并不认为弗瑞诺的文学是失败的。讽刺的是，利里做不到另起炉灶，不得不引用前人研究的所有成果，只好把这些前人的成果分散在尾注中，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

序言第一段和第二段处处呈现着自相矛盾等反讽特点。第一段第一句话响应书名，指出弗瑞诺几乎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失败的。第一段大谈弗瑞诺的失败，可是，第二段又认为他不应该被遗忘，这种悖论足以映照出利里在弗瑞诺面前的矛盾心态。在第一段中，利里分析了弗瑞诺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得出结论：生逢乱世，禁不住冲动为革命而呼吁，但又无法克制诗歌情怀，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弗瑞诺文学上的失败。与此结论相反的事实是，弗瑞诺的诗歌情怀与革命活动并没有产生矛盾，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创作了很多革命诗，从而获得“美国革命诗人”的美誉。在第二段中，利里特别提到了弗瑞诺诗作在美国诗歌中的开山地位，也形象地指出了《野忍冬花》和《印第安人墓地》这两首诗在前浪漫主义时期不可撼动的地位。不过，他的措辞是自相矛盾的，在谈及上述两首诗歌时使用了“at least in title”这一插入语，表明其不太情愿承认这两首诗的重要性。利里认为弗瑞诺的文学是失败的，但流传至今的这两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却驳斥了他书名的论断。

此外，序言中还出现了很多矛盾的表达。比如，“Only the details of his life story have remained un-

known”<sup>[1]ix</sup>，“No biographical detail has been admitted unless authenticated by contemporary sources”<sup>[1]x</sup>。这两句话与事实是矛盾的。在这部传记出现之前，已经分别出版了福曼和奥斯汀撰写的传记，这两部传记都详细地叙述了弗瑞诺的生平事迹。这两句话也与利里的传记行为自相矛盾，利里在传记文本中充分引用了福曼和奥斯汀所撰两部传记的材料，只是没有在附录中单独列举出来，而是在眼花缭乱、为数众多的尾注中添加了标注。在第三段中，“I have tried not to make too neat a parcel of Freneau’s mind (which was not neat)”这句话承认弗瑞诺的思想复杂，而“Rather than create a composite ‘whole man’，who never existed at any one period of Freneau’s long life...”这句话又认为弗瑞诺作为一个复杂的人是不存在的，前后自相矛盾。事实上，弗瑞诺是一个复杂的人，一生坎坷，干过诸多营生，比如牧师、教师、水手、士兵、农民、报人、诗人等，不能简单地从政治斗争角度选择性地给弗瑞诺粘贴一个既简单又粗暴的标签。

### 三、传记文本：反讽之三

虽然序言大谈特谈弗瑞诺在文学上的失败，但细读整个传记文本，谈论弗瑞诺失败的地方却很少，相对于 364 页文本，那几处关于失败的讨论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传记书名、序言与传记文本造成了传记结构上的悖论。在传记行文中，Clark 发现，“利里在传记中提供的新证据并没有修正大家针对弗瑞诺思想的公认看法，反而更倾向于加强传统的说法”<sup>[12]84</sup>。一则，利里在前言中强调传记的真实性，“有目的地避免推测”<sup>[1]x</sup>，但在行文中却脱离别人已经证实的证据而加以推测<sup>[12]84</sup>。二则，利里在序言中强调弗瑞诺思想的失败，说弗瑞诺“并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sup>[1]ix</sup>，但在行文中又提到其政治哲学、自然神论和理性思维<sup>[12]83-84</sup>。比如，利里在传记第 281 页谈到，“理性比任何时候更多频频地成为他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的流行词”；第 363 页明确指出，“他的诗歌经常会解释 18 世纪晚期的极端政治哲学”。

利里传记的悖论也可以从包含“失败”字眼的传记文本中以管窥豹。根据“失败”字眼通览传记文本，看看利里有关“失败”这一定性是不是彻底的，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在第 3 页与第 4 页，利里使用“failed”一词来谈论弗瑞诺的失败是任性的、痛苦的、并不光荣的，但话锋一转，在“弗瑞诺为了美国

的自由和民主目标奋斗终身”<sup>[1]4</sup>的事实面前,这些“失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同时,利里指出,弗瑞诺“本着对于时事的敏感,始终用一双诗人的眼睛恰到好处地抒写着他的时代”<sup>[1]3</sup>。既然如此赞美弗瑞诺,而且说明了“失败”的不重要性,那么,书名和序言就显得格格不入了。第16页提到了“failure”一词,第17页又像序言那般全盘否定,“Nothing succeeded”。这里谈到的“失败”是弗瑞诺家族和他父亲在生意上的失败,不能据此就武断地得出结论:什么都失败了。毕竟,弗瑞诺家族曾经荣耀过,弗瑞诺的事业也未必都是失败的,换个角度看,人生不正是起起伏伏的吗?第237页出现的“失败”词汇“failed”“failing”是指弗瑞诺在政治争论上的暂时失利,因为,弗瑞诺在面对对手的侮辱时,在《国民公报》发表的文章“To Justice”中使用了一些不够雅观的词汇已达到针锋相对的目的。但是利里一反书名和序言之定论,为弗瑞诺进行辩护,“So perhaps Freneau may be pardoned for ...”<sup>[1]237</sup>。在第245页第二段,利里列举了弗瑞诺在政治上失败的众多原因(“And for these reasons he failed”),但正是这些理由,让利里发现了弗瑞诺在编辑行业具有开拓的品质,不由自主地得出了结论:弗瑞诺在美国新闻史上第一次让新闻变成了一种关键的、极其有效的力量,是新闻自由事业的第一人。这种结论实际上推翻了失败的分析,反而在替弗瑞诺的失败进行辩护。利里在列举弗瑞诺政治上失败的时候使用了这些短语“To the most casual reader”“to republican leaders of his time”“to the Federalist”,隐含着一层含义:弗瑞诺只是在这些人眼中是失败的。在第301页第一段中,利里虽然写到“Literature had failed him”,但他是抱持一种同情的态度来分析的,认为弗瑞诺生不逢时,“Fortune had not been kind to the poet in his efforts”。事实上,恰恰是那个革命时代成就了美国革命诗人。

在第319页,“unsuccessful”一词出现在利里的评价中,“Unsuccessful as an author, Freneau seems to have been equally unsuccessful as a farmer”。写出这句话的背景是:当时的编者把弗瑞诺编入二流作家,与作者利里的一流作家的期待值不符。结论与理由之间存在逻辑问题:其一,当时的编者水平不一定扎实;其二,脱离历史与对比的评价,也不够客观。另外,对于尝试过不同职业的弗瑞诺来说,回家种地比较生疏也实属正常,不能似是而非地归结为“不成功”。其实,利里也很矛盾,“seems to have been”

这一短语,说明他对自己的结论不那么完全肯定。第339页第二段出现的“failure”是指弗瑞诺平生最后一次未能成功出版文集,弗瑞诺把这种失败归因于“一些人的敌意,其他人的政治和所有人的漠视”,这个原因仍然在印证传记作者利里的“失败”政治判断。在第345页第二段,利里还是把弗瑞诺的失败归结于其自我意识,这说明弗瑞诺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弗瑞诺意识到,“自我的失败,甚至国家的挣扎及威胁欧洲的混乱,都是人类无法智慧地自我适应这个既庞大又和谐的计划”。在传记终场,利里引用了弗瑞诺逝世的讣告,讣告写道,“他是一位坚定的辉哥派人,一位优秀的战士,一个热心肠的爱国者,当现代诗人的许多新潮、多情的诗歌被彻底遗忘后,他的许多作品会生存下来”<sup>[1]364</sup>。传记终场并没有照应传记书名、序言和开场,重申弗瑞诺的“失败”,而是引用了如此正面的讣告,这表明传记作者利里的矛盾心结最终解开:弗瑞诺并不“失败”,他只是生活在一个党争不断的“失败”的时代。

“失败”并非真的“失败”,不仅如此,通读整个传记文本,利里为弗瑞诺辩护,甚至赞美弗瑞诺的地方不少。这些辩护与赞美同书名和序言形成了鲜明的反讽特点。当有人污蔑诋毁弗瑞诺的时候,利里会站出来客观地为弗瑞诺辩护。在第185页,有人诬告说弗瑞诺的作品会在铁架上生锈时,利里认为这是一种侮辱,“Insult again!”,极力为弗瑞诺进行辩护:“Was there no respite from infamous defamation?”在第207页,利里借用弗瑞诺的用语“court journal”来认定联邦党(Federalist)的诬蔑,说明他不自觉地站在了弗瑞诺这边。美国文学之父欧文·华盛顿并不认同弗瑞诺的诗歌,但利里仍坚定地维护弗瑞诺。第347页“hob-nobbed”一词的意思是“(与权贵人物)过从甚密”,即利里认为欧文与英格兰文学的权贵们过往甚密,是英格兰那些权贵们把欧文捧红了。而弗瑞诺不仅为美国的政治独立而呼吁,也一直为美国文学的独立而呼吁,利里同弗瑞诺一样,认为欧文背离了美国文学的独立性,倒向了英格兰。

除了辩护,利里认同并赞美弗瑞诺的地方也不少。在第105页,利里把弗瑞诺和近20年之后的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进行比较,认为弗瑞诺的诗风与华兹华斯一样讲求语言的简练,这凸显了弗瑞诺在浪漫主义诗风上的前瞻性。在第127页,利里认同弗瑞诺的“文学通才”(“a literary jack-of-all-trades”),“最重要的是,弗瑞诺的诗歌在英格兰也

得到了认可”(“Most important, however, Freneau's verses were recognized in England”)<sup>[1]148</sup>。利里在弗瑞诺的《美国乡村》(*The American Village*)中意外发现了“济慈式的感性”<sup>[1]43</sup>,高度评价弗瑞诺的诗歌《废弃的农舍》(*The Deserted Farm House*)、《哥伦布画像》(*The Pictures of Columbus*)和《夜之屋》(*The House of Night*)等。最亮眼的是,利里把弗瑞诺同英国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进行对比<sup>[1]104</sup>,足见其对弗瑞诺的肯定。

####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利里的这部传记在所有的弗瑞诺传记中独树一帜,利里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评价弗瑞诺的文学事业。作为一位情感丰富的诗人,参与党派之争,必然沦落到失败的境地。因而,利里在书名和序言中给弗瑞诺定性为失败:弗瑞诺在文学上是失败的。但从传记文本来看,弗瑞诺的文学并不是失败的,利里不自觉地地为弗瑞诺的诗歌点赞,并时不时地替弗瑞诺辩护,传记文本自然而然地瓦解了书名和序言的定性,从而使整本传记在结构上呈现出反讽的特点。

#### 参考文献:

- [1] Leary L. That rascal Freneau: a study in literary failure [M].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1.
- [2] Elliott E. Revolutionary writers: literature and authority in the new republic, 1725—1810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3]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 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九版) [M]. 展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4] Hubbell J B. Our friend Lewis Leary [J].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1974(8):215-219.
- [5] Bowden M W. Philip Freneau [M]. Boston: Twayne, 1976.
- [6] Austin M S, Vreeland H K. Philip Freneau, the poet of the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his life and times [M]. New York: A. Wessels Company, 1901.
- [7] Marsh P M. Philip Freneau: poet and journalist [M]. Minneapolis: Dillon Press, 1967.
- [8] Forman S E.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Philip Freneau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02.
- [9] Axelrad J. Philip Freneau: champion of democracy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7.
- [10] 赵白生. 传记文学理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11] Hornberger T. That rascal Freneau: a study in literary failure by Leary Lewis [J]. 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44, 25(3): 228-229.
- [12] Clark H H. That rascal Freneau: a Study in literary failure [J]. American Literature, 1942, 14(1): 82-84.
- [13] Ellis M. That rascal Freneau, by Lewis Leary (Book Review) [J]. New England Quarterly, 1941, 14(1): 772-773.
- [14] Hubbell J B. That rascal Freneau, by Lewis Leary (Book Review) [J].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1942, 8(2): 267-268.
- [15] Bradley S. That rascal Freneau, by Lewis Leary (Book Review) [J].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942, 66(1): 123 -124.
- [16] 杨正润. 现代传记学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17] Winslow D J. Life-writing: a glossary of terms in biography, autobiography, and related forms (Second Edition) [M].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 [18]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 [19] Brooks C, Warren R P. Understanding poetry (4th ed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 [20] Edel L. Writing lives: principia biographica [M]. New York: W. W. Norton, 1984.

[责任编辑 亦 筱]